

碧海丹心

BI HAI DANXIN

譚 堯 等 著

广州文化出版社



碧海丹心

(特寫集)

譚 堯 等 著

广州文化出版社

一九五九·广州

碧海丹心 (特寫集)

譚 尧 等 著

廣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廣州市永漢北路 230 號)

廣州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穗版字第

清華印刷廠印刷 • 廣東省新華書店發

開本 787×1092 耗 印張 1³/₈ 字數 26,000
1959 年 7 月第 1 版 195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100 定價：(6) 一角三分

目 录

出击前的故事.....	周式源 (1)
負傷以后.....	周式源 (7)
船帆里的秘密.....	李 夫 (12)
巧擒海匪.....	韋受均 曹 克 (15)
碧海丹心.....	刘 斌 (19)
第五面国旗.....	羅起平 (23)
在崗樓旁.....	孙修范 (29)
海軍大士.....	楊 渡 (32)
一棵小鉄樹.....	譚 堯 (36)

出击前的故事

周式源

中午，终于放晴了。鱼雷艇上那薄薄的甲板，转眼就冒出热气，大伙乐得哼唱起来。打昨天后晌起，雨就没停过，十多个人挤坐在几尺见方的舱里，熬了一宿，这阵子，都想趁着出太阳，在舱面好好睡一觉，——说不定今夜会有战斗任务哩。陆地送午饭的小船，今天也来晚了半小时，大伙吃罢饭，便都忙着张罗睡觉的事。水手长李兴才找来了一块两尺来宽的帆布条，横铺在前甲板的尖端上，他侧着身子躺到一边，留出半边来，扯着轮机兵王太和的裤管，叫他也躺下。王太和这时正站在艇头发楞，水手长把他的裤子都快扯掉了，才顺从着一声不响地躺了下来。

海空万里无云，鱼雷艇轻轻地左右晃着，大伙一忽儿都呼呼熟睡了。王太和却睡不着，也不想睡。他昨夜已经一宿没合眼，这倒不因为没处躺，连夜下雨坐着睡觉也不是头一回，过去他都是歪倒在别人身上就睡得推不醒，这回睡不着是心里有事。

原来昨天上午政治部来了个助理员，跟任艇长在雷达舱谈了半天话，王太和正好在隔壁检查油水管路，便有一句没

一句的听进耳里。他听说，出海作战时艇上多余的人都得上岸，因为艇小，免得妨碍战斗动作。他一捉摸，轮机舱应该是两个人，如今是三个，轮机班长是党员，另一个也是团员，就是他是群众，没疑问是叫他上岸了……。就为这事，思想上翻江倒海地折腾了一宿。一时是怨恨自己进步慢，于是把自己那白嫩的臉龐扭得火辣辣；一时是觉得委屈，眼睛登时饱含泪水。但归根，他是在想点子：无论如何一定要参加战斗。

王太和怨恨的是自己初中毕业后入伍一年多了没能入团，什么鬼个人打算缠了一脑子。那时成天盘算着退役后攷专科、攷大学。一会是觉得自己的嗓音洪亮铿锵，当歌唱家有前途；一会是觉得自己感情丰富，想象力强，身段又不坏，有可能成为名演员；一会是觉得自己体力好，四肢灵敏，现在已经能游一万公尺，跳水会几种花式，当个国家运动员是有把握的；一会是觉得工业最有发展，当个机械工程师，搞个什么发明创造，自己是有这份才能的；一会是……总之，世界上所有的“家”几乎都让他想遍了，三天两日就换一个“理想”。他东一本书西一本书地看着，每一本都看不到一半就“打入冷宫”，至于轮机兵的工作，就叫他心烦。别人说他不合实际，他说自己确乎有点天才，糟塌了对国家也是不利的。虽然他思想里有斗争，但败仗多胜仗少。直到今年部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紧接着又是形势备战教育，他思想上才打了个“歼灭战”，终于认识到自己该永远听党的话。他想起了在台湾的同胞还过着惨痛的生活，曾经

一連写了五次要求火綫入团的决心书，誓为解放台灣献出自己的一切。来前綫后，生活很艰苦，成天在海上泡，起初他晕船嘔吐得厉害，三天三夜吃不进飯，但还支撑着坚持工作，劝也劝不住；刮台风那回，他一連三十多个小时守在机器旁，随时启动主机頂风；为保养艇只，他爭着第一个潛下水底刮海蠣子……。这样的生活，說苦吧，他却觉得从未有过的痛快，一天到晚乐呵呵，老是“九九那个艳阳天”的大唱小哼起来，招得大伙跟他鬧着玩，說是这个歌子特意为他編的，他听着是臉上紅，心里乐。

大伙的取笑不是沒来由的。这个歌說的是十八岁哥哥参军告别小英蓮，王太和正是十八岁当的义务兵，他也有个小蓮。他跟小蓮是“青梅竹馬”，自小在一起长大的，解放前他們一起檢过煤屑，解放后念小学中学都常在一块溫习功課。他参了軍，两人也是十天半月一封信。小蓮在信上有时称他为“最可爱的人”，有时还用大字写上“向前綫的英勇战士王太和同志致敬！”每回收到小蓮的信，王太和总有半天心窩热辣辣。

既然是“前綫的英勇战士”了，可如今竟連战斗任务都滩不上！

昨晚，他越想越焦急，坐也坐不住了，几次爬到艙面来澆雨。翻来复去鬧到天快亮了，才终于想出个主意：藏起来，躲过启航那一陣，在航行的路上才出来，回来再作檢討。可是，藏到哪里呢？他把艇上每个角落都想遍了，独有放杂物的前艙还可能藏个人。主意打定，才迷迷糊糊瞌睡了一陣。

現在他躺在甲板上，就单等一会值班时溜进前艙收拾个窩兒。時間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他再也耐不住了，便提前二十分鐘起来接班。交班的同志交代了“流水急，注意拖錨”，躺下就睡着了。

好了，現在人都睡熟了。王太和輕手輕脚地打开前艙的进口，一骨碌滑了下去。糟糕，水手长把个前艙收拾得整齐利落，各样东西一眼看到底，別說躲不下一个人，就連一根纜繩也藏不住。別人是人急智生，王太和一发急脑子就象一块燒紅的鐵，只覺得热，可什么也想不起来。他团团乱轉了好半天。記起流水急，耽心拖錨，只好又三脚两步爬上去看看，看罢又冲下来。这样一上一下了好几回，艙門撞得脑頂咣咣响，也不覺痛。

最后，他痴痴地坐在艇头，大口大口地喝着冷开水。去求求艇长吧，艇长不答应就上指揮艇找指導員去，指導員好說話……想着想着，可能是冷开水起作用，忽然他脑子清醒起来：前艙里不是有一叠半人高的出海服嗎？把它往前挪半步，后面准能蹲下一个人。对！他喜得一捶打在甲板上，咯地一响，吓得他吐出半截舌头，靜待了几秒鐘，見沒把大家弄醒，水手长伸了一下胳膊又一动不动了，他才寬了心。

日头还未下山，就託一片大烏云擋着，海上又起风了。大伙正忙着收拾艙面的东西，提防下雨，这时，水兵們盼望了多少个昼夜的命令下来了；指揮部命令立即准备出航！立时，人們的眼睛閃出欢乐的光芒，你瞟瞟我，我瞧瞧你，交換着会心的微笑。水手长李兴才忍不住象唱歌一样說了这么

两句：“总算輪到我們了！啊哈，小伙子們，这回看我們的啦！”王太和听着这“我們”两个字，觉得格外亲切。他想：“水手长說的‘我們’，該也有我的一份啦！”他暗自庆幸自己“处理問題及时”，两天沒有唱的“九九艳阳天”，这时又低声哼了起来。

晚飯提前送来了，小船来来往往接人送人。王太和尽量躲开艇长，閃到一旁扒了半碗飯，就蹲在魚雷发射管后边洗碗筷，单等机会溜进前艙。

真是小孩儿家办事，顧了这忘了那。王太和打算用来藏身的那叠出海服，大伙吃罢飯就都你一套我一套地搬到甲板上来。王太和眼珠子都呆了。

“王太和！”艇长在駕駛台上喊他哩，准是要他上岸了！他不由自主地冲下前艙。完了，那些当着同志們立下的为解放台灣同胞而英勇战斗的誓言！完了，那些向党、向团用心里的血写成的战斗决心书！他感到很委屈，鼻子一酸，两行淚珠挂在臉頰上。

“王太和！”他发觉艇长已站在背后了，他赶紧拿手掌抹了两把臉，就回过身来，顫声喊着：“艇长，不管怎样，我坚决要求战斗！”

王太和这副光景，把任艇长真弄糊塗了。他定睛看了王太和好一陣，然后压低嗓門說：“王太和，你是怎么回事？誰不許你参加战斗哪？”

“不是說人多了？”王太和又惊慌又有点不好意思地問。

“啊！”任艇长开始明白过来：“你们的班长调到指挥艇去了，刚才去啦。我正要把一部主机交给你掌握，你有信心好好完……”

这时，王太和那英俊的脸庞，就象一朵盛开的莲花。他已等不得艇长往下说，就一把抱着艇长转了个圈，一边嚷着“我保证完成任务”，一边就蹦到甲板上，叫也叫不住了。

1958年10月27日 廈門

負 伤 以 后

周 式 源

象誰猛地击了他一拳，指導員陈春喜一下坐倒在指揮台的甲板上。他艰难地抓着面前的罗經盘，几次快要站直又倒了下來。膝盖怎么热呼呼的？伸手一摸，滿手湿淋淋，他明白：自己負伤了。

炮战仍在激烈地进行，半个海空映着紅光。他多想站起来看看啊！剛才那战斗的情景又出現在眼前：这天夜晚，我們的炮艇冒着六七級风浪直逼到敌舰跟前四百公尺，打得它全身象燒着电焊，連桅桿上的繩索都清楚地照了出来。

“这些小伙子打得多猛多准啊！”指導員陈春喜这陣子又欢喜又焦急。喜的是同志們打得好，急的是自己在这节骨眼上却站不起来。他狠狠地捶着双腿，但双腿已完全失去了知觉。他急得磨拳擦掌：“同志們，紧紧粘住它，狠狠地揍呀！”

虽然他已看不見敌舰的狼狽相，但听炮声，看火光，知道敌舰正在企图脫身。

陈春喜觉得在这时候一秒钟都是宝贵的。他发现訊号班长郭汉潮忙得不可开交，原来指揮艇与指揮部聯絡的报話机

已被海水打湿，联络不通了。郭汉潮正一面和指挥部联络，一面和指挥艇联络。陈春喜费力地躬起半身，把一个话筒抓了过来。他复诵指挥部命令的声音仍然是坚实有力，可是瞒不过他的老战友——夏艇长。正在右边紧张地指挥作战的夏艇长，忽然觉得指导员的声音不对劲，转身一看，发觉指导员是坐倒的，他一个箭步冲到左边来：“指导员……”没等夏艇长说完，陈春喜就急得一把推他回去：“别管我，去，去指挥作战！”枪炮军士长戴湛雄的耳朵很尖，听到后，立即就拿来了急救包。陈春喜真有点生气了：“你干什么，在这时候，不去指挥炮火？”他的声音很严厉，末了还补充一句：“不准跟别人说我负伤！”戴湛雄只得慌忙地又跑回炮位去。其实，陈春喜真想拥抱一下这个青年人，他把他的枪炮兵训练得多好！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参战，那是在解放战争中，1947年5月的河南羊山集战斗，他在突击队的手榴弹组，头一次冒着呼啸的炮弹冲向敌人碉堡时，心里也咚咚乱跳哩！可是这些小伙子，头一次作战就打得这样沉着、镇定，跟打活靶一样，那真是他料想不到的。他觉得一阵阵晕眩，但是报话筒仍然紧紧捏在手里。他清楚地听到并且传达了指挥部命令：“追击敌舰！”这时敌舰已被击成重伤，狼狈地向料罗湾逃窜。我们的炮艇立即全速前进，浪花直打到指挥台上。

“指导员，包扎一下吧，海水侵到伤口里了。”枪炮军士长又蹲下身来。陈春喜这时觉得两条裤管确实都让血水和海水湿透了，他就随手摸来一条帆布把膝盖掩上。

“去告訴同志們，剛才打得好，再好好把火炮檢查一下，準備更狠地教訓敵人！”

“都檢查過了，一切良好。同志們一個個都象老鷹一樣。”

“那就去了望吧。我不要緊，不用照顧。”他又把槍炮軍士長打發開了。……

陳春喜清醒一陣昏迷一陣的半臥着。一張張戰士們可愛的臉龐時隱時現，千萬種聲音響在耳際；忽而是輪機兵介福汗見到兄弟艇神氣地出擊，張開雙手嘆着氣：“唉，這回又輪不上我們！”忽而是航海兵闕水金把要求火綫入團的決心書交給他的時候的堅決神情；接着是一疊疊的決心書、志願書，那些用激動得顫抖的手，蹲在炮盤旁、墊在大腿上歪歪扭扭寫成的英雄誓言……。今夜出擊前的情景，一幕幕地在他腦海呈現。

“指導員，我們輪機艙實現了保證，機器一點未發生過故障。”陳春喜睜眼一看，原來是輪機軍士長李光宗站在自己跟前。李光宗遞給他幾張字條說：“看，這是黨員崔福俊剛才寫給支部的。他幾次向大伙提出要為指導員報仇，大伙一個勁地喊……”

“是誰告訴他我負傷的？”陳春喜打斷了李光宗的話，嚴厲地問。這一下，叫李光宗冷了半截。

“那有什麼要緊呢！同志們都喊起口號，叫敵人萬倍償還我們指導員的鮮血！”李光宗象是小孩子做錯了事但又想辯解似地囁嚅着說。

“下去跟同志們說，我只是擦破一点皮。說我告訴大家，要繼續保證機器良好。”

“行，一点問題都沒有！”这一下李光宗又活跃起来了。他又象連珠炮似地告訴指導員說誰嘔吐后两眼还是直瞪着傳鐘的仪表，誰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当李光宗站起身要走的时候，陈春喜才发觉他們在談話間，李光宗已經撕开他的褲管，摸着黑把他的伤口包扎好了。

“嗨，你这个机灵鬼！”陈春喜禁不住打心底贊叹起来。

过了一个钟头，也許已經有两个钟头，陈春喜在一陣刀扎似的疼痛中醒了过来。显然双腿已經恢复知觉了。“慢点抬，当心別碰着。”他明白这是把他抬到艙里去。“要抬就快点，赶快回崗位去，敌人可不等我們呀……，”他断断续續費力地說着。这时經過航海室，在一圈照着海图的灯光下，他看到自己下半截身子全註鮮血染紅了。他咬紧牙齦忍着痛，又昏了过去。

大概是舷窗沒关严吧，水花打进艙里，陈春喜在一陣冰凉中醒了过来。他細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只听到海浪拍击船舷的巨大吼声。外面风浪很大吧？敌舰在哪里呢？爬起来把窗关紧，說不定还能爬出去看看。他用两只手肘撑着，抬起头来，但双腿一动彈，就痛得直钻心窩，一时覺得滿身都是汗水。这时門开了，进来一个人給他水喝，他清楚地听到那人告訴他，敌舰已經被击重伤了，歪着半边身子躲进料罗灣里，我們正在胜利返航。

陈春喜輕輕地嘘出一口气，覺得輕松許多。歇了一会，

他想起該看看自己伤着哪里。他慢慢捏着疼痛的地方，发觉右膝盖有碗大的伤口，左膝盖的伤势看来也有拳头大。他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語的說：“这回又免不了住院啦！”他，这个曾当过地主的长工的人，入伍十一年来，在大小十几次战斗中，已經負伤三次，现在是第四次了。“在战斗紧张时住院，啊，那是最窩火的事！”他禁不住在心里叹息起来了。

他为了竭力不让自己再昏睡，从口袋摸出一包湿淋淋的紙烟，找出半截干的来，还好，火柴經呵了几口气还能擦着。他开始考虑怎样很好地发动羣众总结經驗；他又想到：这个仗同志们打得多英勇頑强！該好好評評功；火炮机械要馬上清洁檢拭，可能明天晚上又有战斗任务；文件袋里同志們的决心书、要求火线入党入团的志願书要向副指导員詳細交代好，……。

早晨，阳光照下来，碼頭上象撒滿了金子。凱旋回来的水兵神采飞揚地迎着一簇簇欢迎的人羣。陈春喜被抬到碼頭上，他召集了班以上干部詳細交代工作后，笑着說：“同志们，我很快就要回来的，你們看，我的伤很輕，我的脚还能动哩！”同志们明明知道指导員的伤不輕，可是却全給指导員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感动得說不出話了。

船帆里的秘密

李夫

一个晴朗的早晨，观察兵譚福元在山頂上进行瞭望。海面来往船隻很多，必須細心观察，因为在南面的××島是敌人盘踞的地方，离此地仅有三十多哩。

譚福元在望遠鏡中發現有一隻形跡可疑的帆船，這隻船原来是由东南朝北駛来的，半道拐西走，怎么現在又轉回北面？不对，只有拖網的漁船才走“之”字綫，今天颳东南风，向北駛正好順风，为什么它要拐向西再向北走？……船已快繞过島的背后，譚福元越想越可疑：他們想逃避檢查？得馬上打电话报告連部！

連长上山来了，陈尧金跟在后面（他是来換班的）。譚福元指着那条可疑的船，把剛才的情况向連长报告。陈尧金不以为然地說：“这有什么奇怪，海面这样寬闊，它哪里不可以走呀！”連长沒有說話，拿望遠鏡望了望，說：“譚福元同志分析的情况很对，是可疑！現在船离我們有三千多公尺，我們以砲火警告，叫它靠岸檢查。”

片刻間裏隆一声，砲彈落在帆船头前，擋住了去路。帆船想偏左逃避，可是接連兩发砲彈打的更近，終於迫使它調

轉船頭，向島上駛來了。

二排長帶了三個同志跳下船去檢查。船上有六個船工，艙面堆着瓜菜皮，還有幾隻籬筐，除此以外沒有什麼，跟一般瓜菜船一樣。他們的口供也沒有什麼漏洞，問來問去也沒發現什麼問題。但連長仍不放心，叫暫時把人扣留，等請示營部以後再處理。

晚飯後，陳堯金碰見譚福元，得意地說：“怎麼樣？我說是瓜菜船不錯吧，白白浪費了四發砲彈！”譚福元沒吭聲。晚上，他在床上翻來復去，始終沒有睡好。他心里總覺得這條船有問題，可是什麼也沒檢查出來呀！

第二天，連里沒有菜吃，後方的船還沒來，連長決定借用這條帆船去運菜，順便捎封信給營部。除了放出兩個船工，叫他負責駛船外，另外派四個同志跟船走。譚福元要求去跟船，連長答應了。

譚福元在船上到處站，看看這個，看看那個，研究着各種設備，很想能發現些什麼。可是他一點也看不出船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掌舵的那個船工老看着我們的同志，他掏出一包香煙，笑着說：“抽煙吧，同志！”班長回答他說：“我們都不會抽煙。”過了一會，掌舵的嘆了一口氣，哭喪着臉說：“同志，請你們上級早點放我們走吧，家裡還有老婆孩子等着吃飯，我們都是做瓜菜買賣的。”大家沒有理睬他。

不久，船靠岸了，布帆降下來，大家準備上岸。譚福元留在船上看守。那個掌舵的船工在撥拾艙面的緊船纜、抽尾